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
編輯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明清學者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一) 羅常培

究竟那種是國音?(轉載) 許清源

明清學者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

——北京大學方音研究引論之一——

羅常培

(一)

明朝的陳第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又說：『一羣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變，繫乎時者也。』可見人類的語音因為時間或空間的不同都會發生變遷的。因此關於音韻學的研究也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聲音之縱的，歷史的，時間的變遷——這便是音韻沿革；一方面是研究聲音之橫的，地理的，空間的變遷——這便是方音研究。關於縱的方面，自從明朝焦竑陳第等推闡古今音異之說，直到清朝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以及近人章炳麟黃侃等相繼根據詩經押韻說文諸書來分別部居，類通音轉，他們對於周秦古音的貢獻已經夠作我們進一步研究的憑藉了。況且自從幾種關於切韻唐韻的寫本發見以後，對於隋唐韻書的真相也比從前明瞭了許多。如果近人關於歷代韻文的實際押韻狀況，切韻以前的反切系統及中原音韻以後的韻書流別，都能分頭次第整理出來，那末，關於

於全部中國音韻沿革的完成，或者也就為期不遠了。至於談到橫的方面，那可還差的多呢。自然，關於中國方言的研究，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別國方言』實在是一部很古的好書，然而『方言』所供給的，是關於詞彙的零碎材料，而關於語音的材料及關於語法句法構造的，差不多沒有。後來沿襲揚雄這種體例來增補一些比較詞彙式的東西，固然大有人在，可是能夠注意到方言系統的實在寥寥可數。明清以來，漸漸有幾個人供給我們一些點點滴滴的方言材料，雖然從現在的觀點跟方法上看，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可是，披沙撈金，已然算是很可珍貴的了。其中能夠分辨當代方言的，如明張位問奇集所記的各地鄉音：

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不能具載；江南多患齒音不清；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若其各處土語，更未易通也。
燕趙

北為卑 色為儲 震為火 素音 紅為魂 百為兼 梁宋 都為兜 職為時 齊魯 北為彼 狄為低 百獨 怒為路 斬為樹 吳越	綠為慮 飯為放 銀為音 國為歸 東為汝 席為西 於為愈 國為說 麥為賣 每為魯 出為處 解為改 鄉為務 縣為厭 解為改 介為蓋 產為傘 視為斗	六為溜 粥為周 谷為孤 數為樹 中為隴 墨為昧 眩為公 或為回 不為補 主為祖 入為茹 上為讓 黃為王 猪為知 永為尤 山為三 歲為細 信為心
---	--	--

清潘耒類音的南北音論：
五方之民，風土不同，氣稟各異，其發於聲也，不能無偏，偏則於本然之音必有所

不蓋。彼能盡與不能盡者遇，常相非笑，而無所取裁，則音學不明之故也。淮南子云：輕士多利，重士多通，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謂：吳楚時傷輕淺，燕趙時傷重濁；秦魏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此方隅所聞無可如何者也。乃北人詆南為鴉舌之音。南人詆北為荒信之調。北人哂南人知之才分，王黃不別，南人笑北人屋烏同音，遇喻同讀；是則然矣。亦知其各有所短各有所長乎？南人非特缺照母開口一呼，混喻便二母已也。凡審禪穿牀之開口合口二呼皆不能讀。又以歌戈混於敷模，庚青蒸混於真文，凡五韻之字無一字正讀者。北人非特無入聲缺疑母已也，竟以入聲之字散入平上去三聲，反謂平聲有二，以稍重者為上平聲，稍輕者為下平聲，欲以配上去為四聲。是四聲變其一深比一矣。疑母同喻，微母亦同喻，至羣定牀從並五母之上上去二聲，竟與見端照精邪五母相亂，非唯本母不能再分陰陽，並上去入三聲而皆失之；此其所短也。若夫合口之字北人讀之最真，撮口之字南人讀之最朗，清母之陰陽北人天然

自分，濁母之陰陽南人失口能辨；此其所長也。倘能半心靜氣兩相質正，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取人之長，益己之短；則語者可正，缺者可完，而本有之音畢出矣。余自少留心音學，長遊京師，寓衡爾錫先生所，適同此好，銳意講求。先生嘗入也，余吳人也，各執一見，初甚抵牾，發疑致難，日常數返，漸相許可，漸相融通，久而冰釋理解，不特兩人所素詣者交質互易，而昔人所未發者亦鈎深探賾而得之。於是五十母，四呼，二十四類之說定，而圖譜成焉。猶未敢自足，年來道遊名山，燕齊晉豫湖湘嶺海之間無不到，賢豪長者無不交，察其方音，辨其呼母，未有出乎二十四類之外者，亦未有能通二十四類之音者。遂將勒成一書，公之天下，欲使天下之人去其偏滯，觀其會通，化異即同，歸於大中至正而已矣。（類音卷一，八頁至九頁；又遼初掌文集卷三，頁二十八，二十九。）

李汝珍李氏音鑑的南北方音論：
或曰：北無入聲，此固方音而然。敢問南音亦有方音之異乎？對曰：豈勝言哉！即如江閩之類，亦多未分者也。敢問可得聞乎？對曰：按江字一音，廣韻註云：古雙切。以北音辨之。古雙者音若光，而非江矣，不知者以為誤也，而不明此蓋南方之音耳。南有數郡，每呼江南曰尤南，又或謂之崗南，江閩不分，故有此切，方音而然，非誤也。或曰：江北以音切之，何也？對曰：雞雙切也。敢問南音不分者，惟江閩二母乎？對曰：豈勝言哉！茲以商桑長章章城六母論之：即如商知切，詩也；雙汚切，書也；而南音或以詩為桑滋切，書為酸祖切：是以詩書為思蘇矣。又如：潮營切，城也；長時切，池也；而南音或以城為曹疑切，池為藏時切：是以城池為層慈矣。又張詩切，蜘蛛也；中汚切，蛛也；而南音或以蜘蛛為威絲切，蛛為宗蘇切：是以蜘蛛而為費租矣。此商桑長章章城六母北音辨之細，而南有數郡或合為三矣。敢問南音分而北音不分者有之乎？對曰：是亦多矣。以槍莞將萎麻香六母論之：即如麥悠切，秋也；親碾切，千也；而北音或以秋為厥悠切，千為飲烟切：是以秋千而為邱牽矣。又如箭藝切，祭也；橫有切，酒也；而北

音或以韻爲準切，酒爲韻有切：是以祭酒而爲計九矣。又西妖切，海也；是秋切，湘也；而北音或以蕭爲香妖切，湘爲與秋切：是以滿湘而爲香矣。此槍光將美廟香六母兩音辨之細，而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此則概就南北而言，至於九州之大，方言之殊，又豈能備爲列之。任昉云：六輪殊異，五方異俗，則語音之異，更可知矣。（李氏音學卷四，頁十七，十八。）

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中的方言分類總例：

垣垣南音，未嘗變也，然近則兼梓鄉音，數十里內已得其所由分；遠則閱數千里外，亦得其所由合。有異鄉子弟就學，第任其自然之方音，不強以舍彼就我，而我自能如彼之與不與，蓋驗之于音呼聲韻，乃有以比例而會通也。即如金陵讀甘韻管韻開口各口二呼，皆如揚州之讀韻，口甚張也。至下關則管韻合口呼漸覺開口，浦口隔江與下關音，而東行二里則爲六合鄉，讀冠韻管韻口矣。蓋金陵讀官寬韻如光陰荒莊；六合讀之，則與公雲嶺音相近，全屬寬韻；浦口下關介乎張韻之間，則甘官兩韻相雜之音，所謂調和也。浦口東自稱阿儂，與金陵同音，至浦口西門則自稱阿九，又西至江浦縣城，則自稱阿印；蓋音字籠口。印字籠口，印音之間，則如九字也。金陵讀甚韻亦與阿儂音相近，如甚李面衣，居呂須莊，至明

縣也。下關則西衣或讀如須莊，至浦口東二里六合鄉，斯居呂須莊，皆讀爲甚裏西衣。以是觀之，則金陵較浦口缺一官韻開口之音，六合鄉較浦口缺一甚韻開口呼之音，數十里內按譜可辨也。至遠如閩省音語難通，然晉就邑侯盧刺史館，朝夕開會，以譜衡之；則閩省音讀於公韻，公韻多讀爲根之隔韻，甘官多讀爲同韻，堅齊齒多讀爲根齊齒，根牙音又讀爲甘韻，讀甚韻爲該韻，支韻爲劫韻，歌韻爲高韻，孤高爲鈞高韻：如始爲龍，門爲聖，講爲拱，德爲通，東爲春，庸爲榮，先爲新，而爲命，生爲山，信爲散，心爲三，利爲煎，西爲膠，皮爲幣，西爲謝，紙爲者，兜爲興，頭爲剛，榜爲放，坐爲造，露爲漏，獨爲畫，布爲播，登爲何，皆可以韻例推也。其不換韻者，每異呼：如交爲高，征爲發，下爲哈，而爲初，而爲崇；又可以呼例推也。其輕唇音悉爲喉音第三位：如分風方爲訓烘荒。其齒音分屬頭牙：知徹朝爲低銀刁，照之窮神爲曉齋勿星。其頭尾音悉歸第三位：肉爲律，硯爲念，日爲立，耳爲你，二乳人皆爲乃。其音之輕重易位者：如泰爲代，錢爲尖，笑爲請，左爲鎮，綽爲遠，微爲麻，換爲望，房爲本，餅身味，被爲陪，髮爲挖，盆爲蓋，勝爲聚，袍爲保。其牙音悉爲喉音者：磨爲嗎，脊爲極，酒爲九，粗爲假。其平仄異者：兩爲汪，語爲魚

尤爲疑，伯爲邑，讀爲只，帖爲太，尤爲解也。食茶爲撒他，茶他讀音通韻也；食煙爲撒他，煙爲因聲，讀爲翁，露潤喉第四位，上一位即烘也；食飯爲撒他，飯本音餅，餅屬堅韻，近根以轉公韻也。由是推之，則用金陵方音可識閩音，更何方音之難識乎？是編總譜以遠遊，循例辨音，如涇縣長沙之讀高韻有似揚州之讀鈞韻，即知高者蓋音讀鈞韻也；安慶桐城廬江讀都爲兜，即知都者蓋音讀兜韻也；鎮江讀爲左，即知祖讀讀爲左聲韻也；鎮江揚州

徐州北至北直讀韻音韻口，有似金陵之讀歌韻者，則知刀叨勞遺韻包拋毛皆韻口讀也；徐州北至北直讀堅官韻皆張口，有似金陵之讀姜光香者，則知堅奉張天年尖千先權偏縣官寬軟端端韻讀皆張口皆爲穿牙之張口也。此類不勝悉數，擬編方言分類譜詳之。（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卷七，頁一，二。）

究竟那種是國音？

（轉載社會與教育）

許清源

近一年來，每日閱報，所最怕見的就是「無組織不統一」幾個字。每有一次見到日本的國際宣傳，那裏總聽是翻起一個「波瀾，一種憤怒，抵抗，奮鬥，悲觀厭世……」等等的思潮，使人久久不能平息，連吃飯都受到了影響。不由自主的減少了好些飯量！

我們的國家有五十年代的歷史，有絕好的舊道德，並且還有一個中央政府，怎麼能說「無組織不統一」呢？但是自一年以來，日本人每每拿這句話來中傷我們，且據爲藉口東省的理由。這固日人的妄言，我們却不能不加相當的注意。究竟我們的國家是「無組織不統一」嗎？奉心靜氣的透過表面，往內幕裏一思，呀，現在的現象，實在是不能不

全詞，絲毫許紊亂，然後纔有效果可言。反之，要是你拿國音字母注你的音，我注我的音，他注他的音，那麼一兩年後也恐怕統一不了全國的語言！

漢字	新中華國語本	五雲五小辭典	注音字母
我	IE	z	XZ
做	PE	PE	PXE
學	TI	TI	TIX
西	AI	TI	
小	AI	TI	
北	IE	TI	IE
白	IE	TI	IE
千	IE	TI	IE
光	IE	TI	IE
精	IE	TI	IE
歷	IE	TI	IE
七	IE	TI	IE
前	IE	TI	IE
辦	IE	TI	IE
就	IE	TI	IE
讀	IE	TI	IE
親	IE	TI	IE
吸	IE	TI	IE
新	IE	TI	IE
的	IE	TI	IE
像	IE	TI	IE

去更新並不是壞事，果其短期小學課本裏面的注音，係教育部新定的標準音，那末其他的國語課本的注音，凡與教育部標準音不完全相同者，均應廢棄。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也似乎應當有一個通令，讓全國的小學教員全都曉得我們已經有了新的標準國音！

不能相同，這不能不算是「一種怪事吧！新中華國語課本是民國二十年五月印的第五十七版，距現在已一年有餘，也許那裏面的注音成了「舊國音」，或者是「舊國音」；短期小學課本是本年九月初版，且係教育部自編的，這裏面的注音當然是「新國音」，進步的國音了。

去更新並不是壞事，果其短期小學課本裏面的注音，係教育部新定的標準音，那末其他的國語課本的注音，凡與教育部標準音不完全相同者，均應廢棄。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也似乎應當有一個通令，讓全國的小學教員全都曉得我們已經有了新的標準國音！

王雲五小辭典係國語檢定印的，距現在幾個月，我們安是有標準音的話，爲什麼他裏面的注音與短期小學課本不完全相同？「俗語」解結之謂難爲難，現在兩三種國音，做小學教員真也不容易呢。

教育行政人員的工作，原來是很忙的？也許現在正在從事籌備大計，國音統一不統一，這點小事是無暇去管的。果真是無暇管嗎？若真如此，則無組織不統一又何嘗？

國語當道，我們在野的阿斗那知教區深海的大計，說句不自謙的話，也就只有「做我們所應做的事情，盡我們所應盡的責任」等語來解解嘲罷了。

【編者附答】新中華國語課本裏面的注音，係如本文所說，是「新國音」。至於短期小學課本與五雲五小辭典裏面的注音，就大體上說，是對的，但是我不敢說絕對是對的，因爲我沒有查出本文所舉的幾個單字在事實上是在什麼樣的辭或句裏的。有些字因爲用法不同，可以有兩種音而至於兩種以上的讀音，這是在任何語言裏都有的現象。關於這一點，以後再另文詳論。再要聲明一句：國音現在有了絕對標準了，「國音常用字彙」裏的注音是也。